

巴山夜雨過來人

刘书良 著

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巴山夜雨过来人

刘书良 著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巴山夜雨过来人

刘书良 著

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经销

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 4印张 88千字

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—800021—142—8/K·07

印数 1—4000册

定价1.50元

张文小传

张文，原名张熙泽，四川通江人。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。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在红四方面军四军供给部被服厂工作，曾任班长。1935年长征，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到陕北后，在延安先后入妇女学校、抗日军政大学护士训练班学习。曾任妇女学校中共支部书记，抗大四大队医务所护士。后随队在晋察冀、江苏盐阜地区参加抗日斗争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第四野战军六纵队后勤部政治指导员、家属学校副校长。1950年起，任十五兵团子弟学校附属幼儿园主任，东北军区后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留守处幼儿园主任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家属委员会主任、中共总支书记。1958年起先后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机要秘书，长春橡胶八厂副厂长，轻工业专科学校副校长，吉林轻工业学院组织部部长及吉林工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、吉林工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。1979年回部队，任解放军304医院和总后勤部管理局顾问。1983年离休。是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、总后勤部机关幼儿园保教委员会名誉主任。

序

认识一个人容易，理解一个人则很难。本书主人公张文同志，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平凡，其实是很不寻常的老大姐。

她的经历十分丰富，也可以说颇为曲折。对于她所经历的形形色色的事件，她所走过的漫长道路，受了我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的限制，行文中难免显露出主观臆测的成分，也难免流露出一一个今日年轻人对当年事件的评头论足，但我还是力求忠于史实，忠于生活，尽可能地、实实在在地写好一个女红军战士的坎坷一生。

她曾三番五次地嘱咐我：一定要写，就千万不要夸大我个人，不要离开特定历史环境和背景，要写得实实在在。

做为战士，几经风雨，几度春秋，走过草地，爬过雪山；跨过黄河，渡过黑水，从南方打到北方，又从北方打到南方，没有“光荣”是万幸的事儿，根本不值得夸耀。况且，参加红军时，并没有明确目的，参军就是为了“解放全人类”、“拯救天下受苦人”，她还没那个思想觉悟，只是她实在忍受不了给地主当佣人挨打受骂，她要挣脱那条无形的锁链。同时，她羡慕到她家乡闹革命的女红军，是她们在她心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。她要象她们那样，有自己的人格，挺起腰杆说话唱歌，做个有说话权利的女人。只是进了

延安妇女学校，在李贞校长的教导下，才明白自己所做所为的全部意义。

做为妻子，她的命运同洪学智将军的命运紧紧地联在一起，想分也分不开。因受到“彭黄张周”事件牵连，在东北一呆就是十八年，吃了不少苦头。直到1977年，将军重返岗位，她才又有了工作的权力。她竭力反对把自己做为首长夫人去写，似乎挂上某某夫人的头衔，就能增添三分光彩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她就是她，干吗要把她和他强牵在一起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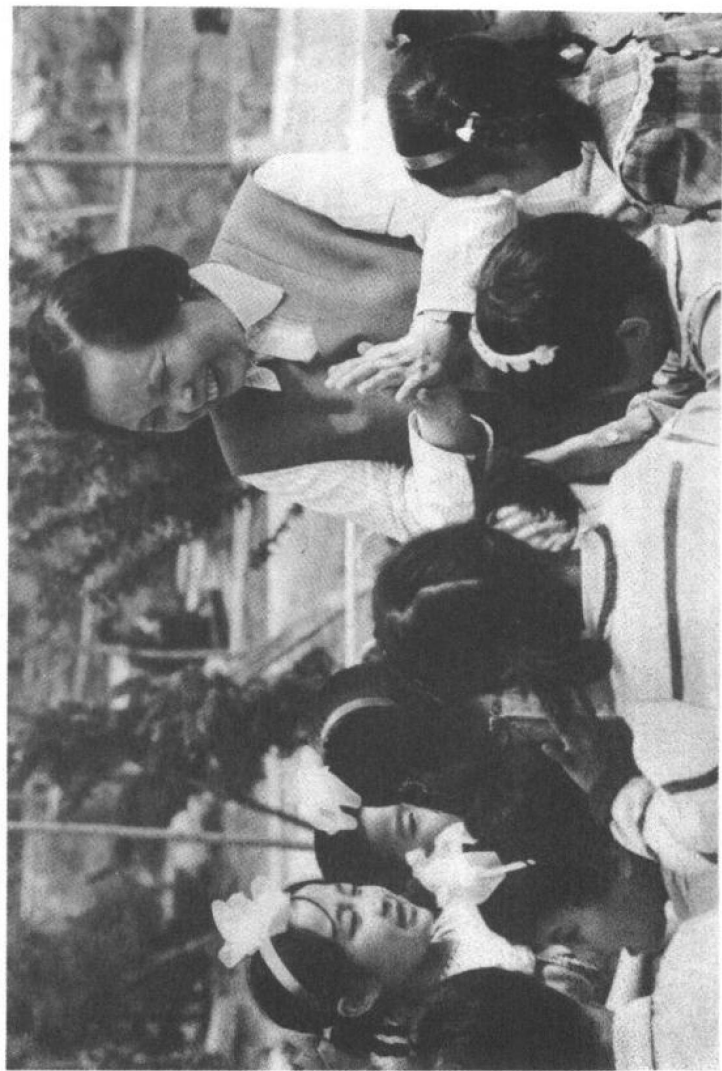
做为母亲，她哺育了八个儿女，五十年代初荣获“英雄母亲”的称号，而只有她才能更深地体验出做母亲的艰辛。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尤其象她这样性格刚强的女性，绝不允许子女们的行为被人指指点点。她为人诚实、朴素、热情，同样要求孩子们也要本本份份地做人，而反对他们靠老子的功勋自居。为了一件小事，她曾到学校告他们的状，为了一件小事，她曾用掸子打破他们的头。她在别人面前从不夸耀他们的长处，总会找出一大串缺点出来，恳切地请人家给予帮助、教导。若是从别人口中得知他们有缺点时，又会使她难过几天，好象子女身上的一切过错都应该由她承担似的。她又为他们靠自我能力走上社会，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，受表扬、得奖励而高兴。

战士。妻子。母亲。

张文同志，我深深地理解了您。



1957年授勋时的本书主人公张文同志



张文同志和孩子们在一起

目 录

序.....	(1)
女佣人.....	(1)
参加红军.....	(6)
红军被服厂.....	(9)
西撤.....	(12)
大命女兵.....	(16)
草地婚礼.....	(20)
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.....	(30)
三年不通音讯的新婚夫妇.....	(35)
在延安重逢.....	(41)
到抗日前线去.....	(45)
向晋东南转移.....	(52)
反扫荡.....	(58)
在苏北的日子里.....	(62)
千里转战.....	(69)
母爱.....	(74)
一丝淡淡的苦笑.....	(83)
留在北京的子女们.....	(86)
沉甸甸的代价.....	(94)

为了孩子的事业.....	(105)
理事的奉献.....	(110)
老战士合唱团团员.....	(113)

女 佣 人

故乡并没有在她心中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，以至于想象不出童年里有多少美好的回忆可以告诉子孙们。从她懂事时起，那个家庭，那个几乎全靠母亲——一个善良的、被生活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女人，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家庭，母亲实在没有能力多喂饱一张嘴，不得不忍着泪让她去给有钱人家当佣人……

巍峨的大巴山，象一条卧龙一样横亘在川陕边界上。川北的崇山峻岭之中，有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镇，这就是张熙泽（即张文）的家乡四川通江县内的红口街。

提起红口街，许多老红军都会清楚地记得。通（江）、南（江）、巴（中）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根据地，许多人是从这里走进红军的队伍。

镇上有几百户人家，掌握生杀大权的是一个保安大队，还有与保安大队相勾结在一起的地主老爷们。他们横行霸道，恣意欺压老百姓。

红口街被官匪、兵匪、土匪闹得物资匮乏，饥荒频仍，遍地烟毒，满目疮痍，活象一所人间地狱。

1932年冬天的一个早上，熙泽冒着凄风冷雨去地主蒋大

老爷家干活。路上，见人们三五成群，嘁嘁喳喳。尽管是躲躲闪闪，脸上却掩饰不住喜悦和惊异。

“知道吧，昨晚儿街上出事了！”

“听说了。蒋大老爷这帮地主老爷们和保安大队都跑了！跑个精光！听说是红军就要过山了！”

熙泽心中一惊，这会是真的？她放慢了脚步。听着，听着，她心中升起一线朦朦胧胧的希望。熙泽隐隐约约有这样一种感觉：这天下要变了！这天下也该变了！常年累月地给地主当佣人、受屈辱的生活该结束了！

熙泽的家住在红口街的东头。只有四间破瓦房，没有一垅土地。父亲上过私塾，能识文断字，一生不求功名利禄，在这荒野山乡里讲学，一方面为乡亲们尽一份心，另一方面靠教几个学生换米下锅。母亲租种地主家三亩贫瘠的坡岗薄地，累死累活地拾掇一年收回几升粮食，勉强维持一家低水准的糠菜、粮食各半的生活。

漏船偏遇顶头风。熙泽九岁那年，父亲害了眼疾。那年月，家里没有隔宿之粮，哪有钱为父亲治眼睛呢。没有多久，父亲双目失明。父亲饭碗丢掉了，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断了。父亲成了废人，只会坐在火塘旁拚命地抽烟，唉声叹气。一家人生活的担子压在小脚的母亲身上。从熙泽记事起，就难得见到母亲的微笑。父亲失明后，更难见笑容了。无疑，母亲要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。

转年春天，山冈上满是黄色的，白色的，七形八状的野花，青青的竹林有鸟儿在鸣叫。熙泽却无心欣赏这些美景。这时令，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。面口袋，粮袋子空空荡荡。哥哥们去给地主家做工，熙泽去野地里拾野菜，母亲每

逢街上有集市就做面条、包子去卖，尽管这样，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人也不能天天顿顿吃野菜呀。母亲犹豫再三，还是狠狠心，把熙泽送到本镇地主郭文焕、蒋大老爷家带孩子。条件苛刻到了没有任何报酬，只给碗剩饭吃。可怜的熙泽，每天早晨，天刚麻麻亮，就被母亲从睡梦中拉起来。熙泽揉着惺松的眼睛，到地主家大门口等待开门。大门“吱吱”一响，熙泽跑进屋先点火烧水，伺候地主婆起床。然后，地主婆用背带把孩子固定到她的脊梁上。屙屎屙尿在背上。无论冬夏，后背和裤子总是湿了干，干了湿。尤其冬天里，穿得又单薄，冻得哆哆嗦嗦。熙泽还是个孩子，还是个需要大人照料的孩子，小小年纪给郭文焕背大了两个孩子。尽管这样，他们稍有不顺气的事，熙泽又成了出气筒。

后来，熙泽又在地主蒋大老爷家当佣人。蒋大老婆又刁又狠，天天叼着大烟袋，动不动就骂她一顿。

一次，熙泽做好了饭，给蒋大老婆端洗脸水。蒋大老婆一伸腿，踢翻了熙泽手中的脸盆。洗脸水洒到床前炭火盆里，“噗”地一声，满屋扬起灰尘。

“死鬼！穷鬼！一天到晚就讲吃！什么也不会干！”蒋大老婆一边骂着，一边用长烟袋锅敲熙泽的脑袋。

熙泽双手捂着头，躲闪着，血从指缝中溢出来。

快到年关了。蒋大老婆又让熙泽去磨两升麦子。磨成面，她端了回去。袁大老婆咋咋唬唬地硬说：“少了，少了，少了这么多！都叫你这穷鬼偷到家里去了！”抓起藤条儿劈头盖脸地抽熙泽。

熙泽哭着，喊着，逃命似的跑回家里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别叫我去，我实在受不了！”

看着熙泽无冤无故地被打得这个样，母亲的心象刀割一样难过。再有一点活路，她也不忍心让孩子去接人家下顿的残汤剩饭。可母亲能说什么呢？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，无论生活多苦多难，她从不去乞求别人。她抹着泪说：“儿呀，咱人穷穷得干净，肚饿饿得新鲜。咱不能图那点碗边饭，被人指脊梁。”

在外扛长工的大哥也说：“别叫小妹去了，咱再穷也不能叫妹妹这样受罪呀！”

母亲总不能让熙泽在家挨饿呀，还是叫她去了。

那时候，熙泽总想，迟早有一天，要死在蒋大老婆手里。

熙泽做梦也没想到，大地主和狗腿子们望风丧胆，一夜间跑个无影无踪。

原来，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未能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，在徐向前总指挥率领下，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，转战三千里，年底到达四川北部，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支持下，开辟以通（江）、南（江）、巴（中）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。

红四军就住在红口街上。军部住的是蒋大老爷的房子。

二十八团团部住在熙泽家里。团长是个大个人，人很豪爽。身上背着盒子枪，经常和熙泽父母聊一聊，和他们谈谈革命道理。

红口街，真个变了天。光脚杆的农民分了地主富商的钱粮，打碎了烧香上供“伺候”了几辈子的泥菩萨。熙泽再也不用去地主家当佣人了！

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大街上唱起了歌谣。

一九三二年，

红军到川边。

豪绅齐打倒，

工农掌政权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，红口街历史上的一次巨大事变，也是张熙泽一生的大转折。

参 加 红 军

红军在通、南、巴乡镇撒下了一颗颗红色火种，在这块有青竹、绿藤、溪水却又贫瘠的土地上升起了“苏维埃”的旗帜……

在红口街上，十三岁的张熙泽夹在一群蓬头垢面的乡下人中间，倾听着至今留给她深刻印象的红军女战士的演讲。革命道理象细细的巴山夜雨，轻轻地飘落在熙泽幼小的心田。一颗倔强的小苗悄悄地从石缝里冒出来。

一天下午，天阴下来，不一会儿飘起了雨。儿童团利用雨天开会，通知熙泽去吴家祠堂。几个女孩子激情满怀，商量学女红军战士的样儿把辫子剪了。当时，谁提出这个大胆的“革命”行动已经记不清了，反正辫子剪了下来。开始还嘻嘻哈哈，往家走时，大家才发现没同母亲商量的严重性。辫子没了，怎么好向母亲们交待呢？大家想来想去，也没有想出个万全之策。由它去吧！

躲是躲不过去的。吃晚饭时，熙泽怕被母亲发现，给父亲端饭时倒着走。母亲还是从熙泽异常的举动中发现了女儿身上的变化。母亲筷子“叭”地一放，质问道：“谁叫你剪的？”

熙泽知道母亲的脾气，她不准子女有任何越轨的行为。母亲认为，头发是从胎中带来的，它如同生命一样可贵。见母亲发火，熙泽不敢吭声。

母亲更火了，伸手就要打：“好大胆子，你为啥不和我商量？”

听见母亲的责骂声，住在熙泽家的高个子团长走进来劝母亲：“老大娘，妇女都解放了，男女平等，剪了发有什么关系呀！”

接受了红军主张的大哥，趁机为妹妹说情：“你管她干啥？剃个秃子出家当尼姑也是她的事。”

母亲斜了熙泽几眼，也就不好再说别的了。

在熙泽的记忆中，有许多红军女战士。但给予她帮助最大的，让她一辈子忘不了的是一位叫曾广兰的女红军。她的爱人是个军长。到红口街前，她本人是鄂豫皖的一个赤卫队长。曾广兰到红口街后，主要是发动群众，分田分地，组织当地群众成立“苏维埃”政权，支援红军。

曾广兰经常到熙泽家里。熙泽的大嫂是洗衣队的队长。她们在一块谈的大都是“穷人要不受富人的气，只有跟着共产党走！”“只有男女平等，妇女才能得到解放！”这些道理对熙泽影响很深。

熙泽很敬重曾广兰，也羡慕她是一位女红军。

走？我能跟他们走吗？熙泽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。春寒料峭的夜晚，她躺在床上，听着从山涧里传来的风摇树枝的哗哗响声。想想这些年的苦，只有红军来了，才不挨打受骂。

下弦月。她去数天上的星星。父亲曾给她讲过，每个人